



# 妙说 男人女人

文化名家笔下的  
男人女人

朱自清  
冰心 等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天津出版社

名家雅譚

妙说  
男人女人

文化名家笔下的  
男人女人

朱自清  
冰心 等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妙说男人女人：文化名家笔下的男人女人 / 朱自清  
等著. — 北京：文津出版社，2013. 4

ISBN 978-7-80554-576-9

I. ①妙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性别差异—通俗读物  
IV. ①B844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18778 号

妙说男人女人

文化名家笔下的男人女人

MIAOSHUO NANREN NÜREN

朱自清 冰 心 等 著

\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 
文津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：100120

网址：[www. b p h. c o m. c n](http://www.bph.com.cn)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

新华书店总经销

北京溢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\*

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6 开本 22 印张 190 千字

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80554-576-9

定价：38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：010-58572393

# 目 录

## 第一篇 谈女人

何为女人 /3

女人 朱自清 /3

谈女人 苏青 /8

关于女人 瞿秋白 /13

关于女子（节选） 徐志摩 /15

论女人 贾平凹 /25

我对女人的看法 冰心 /30

女人三题 韩少功 /32

男人眼里的女人 梁晓声 /40

女的是怎样练成的 王朔 /43

女人的魅力 /48

关于美人 张中行 /48

美人不是人 莫言 /52

什么是女性美 孙福熙 /55

男人眼中的女性美 王小波 /59

论女人和美 李长之 /62

纸上的美女 苏童 /65

女人味儿 李钢 /67  
四大美人 高建群 /69  
尤物移人 韩石山 /71  
女人似水 林蔚人 /73  
声容 李渔 /76  
项链 叶延滨 /102  
女人的脚 宣永光 /104  
女人与装饰 茅盾 /118  
迷你裙的诱惑 陈耀明 /120  
女子装饰之最近观 范烟桥 /122  
有闲女人与她那斑斓的指甲 王唯铭 /125

#### **女人的情爱与婚姻 /127**

论情爱 宣永光 /127  
论男女 宣永光 /134  
论婚姻家庭 宣永光 /146  
论性爱 宣永光 /182  
男人·女人·爱情 柯云路 /189  
女人你输不起 申力雯 /196  
潘金莲的爱与欲 邹平 /200  
站在门外的人 张辛欣 /205  
关于家务 王安忆 /210

#### **不同地域的女人 /214**

苏州女人 车前子 /214  
惠安女 叶浅予 /216  
上海的美女 陈村 /219  
闲话南京女人 叶兆言 /222

北方有佳人 王开林 /227

世界奇女子 周瘦鹃 /230

### 女人杂谈 /233

女人与酒 冉云飞 /233

女人与哲学 周国平 /236

女人的自恋 李洁非 /239

女人的禁忌 周作人 /241

女人之于唠叨 原野 /245

女人爱说话 黄苗子 /248

女人未必多说谎 鲁迅 /250

新中国的女子 周作人 /252

## 第二篇 谈男人

### 何为男人 /259

谈男人 苏青 /259

本质的男人 周国平 /265

学做男人 张沛 /268

男人数种 董宇峰 /271

男人是怎样练成的 蔡测海 /275

### 男人的情与爱 /277

男人的进化 鲁迅 /277

情场去来——对年轻男子们说话 黄问白 /279

为男人好色正名 于沙 /284

男人为什么有外遇 杨长江 /287  
中年男子的性事保健 曹开镛 /290  
百岁不老 章克标 /293

### **优秀男人字典 /302**

关于好男人 周国平 /302  
有情有义的男人最有品位 谷重阳 /304  
理想男人的形象 林蔚人 /306  
寻找男子汉 易中天 /309

### **品味男人 /317**

虹影看男人世界 虹影 /317  
男人的嫉妒 梁晓声 /320  
品味男人色香味 公孙宇 /323  
闲话南京男人 叶兆言 /328  
男人的手 周涛 /333  
男人三十刚含苞 萧悟了 /338

# 第一篇 谈女人







# 何为女人

## 女 人

**朱自清**（1898—1948） 现代著名散文家、诗人、学者、民主战士。主要作品有《雪朝》、《踪迹》、《背影》、《春》、《欧游杂记》、《新诗杂话》、《标准与尺度》、《论雅俗共赏》等。

### 经典雅谈

我所追寻的女人是什么呢？我所发现的女人是什么呢？这是艺术的女人。从前人将女人比作花，比作鸟，比作羔羊；他们只是说，女人是自然手里创造出来的艺术，使人们欢喜赞叹——正如艺术的儿童是自然的创作，使人们欢喜赞叹一样。

白水是个老实人，又是个有趣的人。他能在谈天的时候，滔滔不绝地发出长篇大论。这回听勉子说，日本某杂志上有《女？》一文，是几个文人以“女”为题的桌话的记录。他说：“这倒有趣，我们何不也来一下？”我们说：“你先来！”他搔了搔头发道：“好！就是我先来；你们可别临阵脱逃才好。”我们知道他照例是开口不能自休的。果然，一番话费了这多时候，以致别人只有补充的工夫，没有自叙的余裕。那时

我被指定为临时书记，曾将桌上所说，拉杂写下。现在整理出来，便是以下一文。因为十之八是白水的意见，便用了第一人称，作为他自述的模样；我想，白水大概不至于不承认吧？

老实说，我是个欢喜女人的人；从国民学校时代直到现在，我总一贯地欢喜着女人。虽然不曾受着什么“女难”，而女人的力量，我确是常常领略到的。女人就是磁石，我就是一块软铁；为了一个虚构的或实际的女人，呆呆地想了一两点钟，乃至想了一两个星期，真有不知肉味的光景——这种事是屡屡有的。在路上走，远远地有女人来了，我的眼睛便像蜜蜂们嗅着花香一般，直攫过去。但是我很知足，普通的女人，大概看一两眼也就够了，至多再掉一回头。像我的一位同学那样，遇见了异性，就立正——向左或向右转，仔细用他那两只近视眼，从眼镜下面紧紧追出去半日半日，然后看不见，然后开步走——我是用不着的。

我们地方有句土话说：“乖子望一眼，呆子望到晚。”我大约总在“乖子”一边了。我无论到什么地方，第一总是用我的眼睛去寻找女人。在火车里，我必走遍几辆车去发现女人；在轮船里，我必走遍全船去发现女人。我若找不到女人时，我便逛游戏场去，赶庙会去——我大胆地加一句——参观女学校去；这些都是女人多的地方。于是我的眼睛更忙了！我拖着两只脚跟着她们走，往往直到疲倦为止。

我所追寻的女人是什么呢？我所发现的女人是什么呢？这是艺术的女人。从前人将女人比作花，比作鸟，比作羔羊；他们只是说，女人是自然手里创造出来的艺术，使人们欢喜赞叹——正如艺术的儿童是自然的创作，使人们欢喜赞叹一样。不独男人欢喜赞叹，女人也欢喜赞叹；而“妒”便是欢喜赞叹的另一面，正如“爱”是欢喜赞叹的一面一样。受欢喜赞叹的，又不独是女人，男人也有。“此柳风流可爱，似张绪当年”便是好例；而“美丰仪”一语，尤为“史不绝书”。但男人的艺术气分，似乎总要少些；贾宝玉说得好：男人的骨头是泥做的，女人的骨头是水做的。这是天命呢？还是人事呢？我现在还不得而知；只觉得事实是如此罢了——你看，目下学绘画的“人体习作”的时候，谁不用了女人做他的模特儿呢？这不是因为

女人的曲线更为可爱吗？我们说，自有历史以来，女人是比男人更其艺术的，这句话总该不会错吧？所以我说，艺术的女人。所谓艺术的女人，有三种意思：是女人中最为艺术的、是女人的艺术的一面、是我们以艺术的眼去看女人。我说女人比男人更其艺术的，是一般的说法；说女人中最为艺术的，是个别的说法——而“艺术”一词，我用它的狭义，专指眼睛的艺术而言，与绘画、雕刻、跳舞同其范类。艺术的女人便是有着美好的颜色和轮廓和动作的女人，便是她的容貌、身材、姿态，使我们看了感到“自己圆满”的女人。这里有一块天然的界碑，我所说的只是处女，少妇、中年妇人、那些老太太，为她们的年岁所侵蚀，已上了凋零与枯萎的路途，在这一件上，已是落伍者了。女人的圆满相，只是她的“人的诸相”之一；她可以有才能、大智慧、大仁慈、大勇毅、大贞洁等等，但都无碍于这一相。诸相可以帮助这一相，使其更臻于充实；这一相也可帮助诸相，分其圆满于它们，有时更能遮盖它们的缺处。我们之看女人，若为她的圆满相所吸引，便会不顾自己，不顾她的一切，而只陶醉于其中；这个陶醉是刹那的、无关心的，而且在沉默之中的。

我们之看女人，是欢喜而绝不是恋爱。恋爱是全般的，欢喜是部分的。恋爱是整个“自我”与整个“自我”的融合，故坚深而久长；欢喜是“自我”间断片的融合，故轻浅而飘忽。这两者都是生命的趣味，生命的姿态。但恋爱是对人的，欢喜却兼人与物而言——此外本还有“仁爱”，便是“民胞物与”之怀；再进一步，“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—”，便是“神爱”、“大爱”了。这种无分物我的爱，非我所要论；但在此又须立一界碑，凡伟大庄严之像，无论属人属物，足以吸引人心者，必为这种爱；而优美艳丽的光景始在“欢喜”的阈中。至于恋爱，以人格的吸引为骨子，有极强的占有性，又与二者不同。Y君以人与物平分恋爱与欢喜，以为“喜”仅属物，“爱”乃属人；若对人言“喜”，便是蔑视他的人格了。现在有许多人也以为将女人比花，比鸟，比羔羊，便是侮辱女人；赞颂女人的体态，也是侮辱女人。所以者何？便是蔑视她们的人格了！但我觉得我们若不能将“体态的美”排斥于人格之外，我们便要慢慢地说这句话！而美若是一种价值，

人格若是建筑于价值的基石上，我们又何能排斥那“体态的美”呢？所以我以为只需将女人的艺术的一面作为艺术而鉴赏它，与鉴赏其他优美的自然一样；艺术与自然是“非人格”的，当然便说不上“蔑视”与否。在这样的立场上，将人比物，欢喜赞叹，自与因袭的玩弄的态度相差十万八千里，当可告无罪于天下——只有将女人看作“玩物”，才真是蔑视呢；即使是在所谓的“恋爱”之中。艺术的女人，是的，艺术的女人！我们要用惊异的眼去看她，那是一种奇迹！

我之看女人，十六年于兹了，我发现了一件事，就是将女人作为艺术而鉴赏时，切不可使她知道；无论是生疏的，是较熟悉的。因为这要引起她性的自卫的羞耻心或他种嫌恶心，她的艺术味便要变稀薄了；而我们因她的羞耻或嫌恶而关心，也就不能静观自得了。所以我们只好秘密地鉴赏；艺术原来是秘密的呀，自然的创作原来是秘密的呀。但是我所欢喜的艺术的女人，究竟是怎样的呢？您得问了。让我告诉您：我见过西洋女人、日本女人、江南江北两个女人、城内的女人、名闻浙东西的女人。但我的眼光究竟太狭了，我只见过不到半打的艺术的女人！而且其中只有一个西洋人，没有一个日本人！那西洋的处女是在 Y 城里一条僻巷的拐角上遇着的，惊鸿一瞥似的便过去了。其余有两个是在两次火车里遇着的，一个看了半天，一个看了两天；还有一个是在乡村里遇着的，足足看了三个月。我以为艺术的女人第一是有她的温柔的空气，使人如听着箫管的悠扬，如嗅着玫瑰花的芬芳，如躺着在天鹅绒的厚毯上。她是如水的密，如烟的轻，笼罩着我们；我们怎能不欢喜赞叹呢？这是由她的动作而来的；她的一举步、一伸腰、一掠鬓、一转眼、一低头，乃至衣袂的微扬，裙幅的轻舞，都如蜜的流，风的微漾；我们怎能不欢喜赞叹呢？最可爱的是那软软的腰儿；从前人说临风的垂柳，《红楼梦》里说晴雯的“水蛇腰儿”，都是说腰肢的细软的；但我所欢喜的腰呀，简直和苏州的牛皮糖一样，使我满舌头的甜，满牙齿的软呀。腰是这般软了，手足自也有飘逸不凡之概。你瞧她的足胫多么丰满呢！从膝关节以下，渐渐地隆起，像新烤的面包一样；后来又渐渐渐渐地缓下去了。这足胫上正罩着丝袜，淡青的？或

者白的？拉得紧紧的，一些儿皱纹没有，更将那丰满的曲线显得丰满了；而那闪闪的鲜嫩的光，简直可以照出人的影子。你再往上瞧，她的两肩又多么亨匀呢！像双生的小羊似的，又像两座玉峰似的；正是秋山那般瘦，秋水那般平呀。肩以上，便到了一般人讴歌颂赞所集的“面目”了。我最不能忘记的，是她那双鸽子般的眼睛，伶俐到像要立刻和人说话。在惺忪微倦的时候，尤其可喜，因为正像一对睡了的褐色小鸽子。那润泽而微红的双颊，苹果般照耀着的，恰如曙色之与夕阳，巧妙地相映衬着。再加上那覆额的，稠密而蓬松的发，像天空的乱云一般，点缀得更有情趣了。而她那甜蜜的微笑也是可爱的东西；微笑是半开的花朵，里面流溢着诗与画与无声的音乐。是的，我说的已多了，我不必将我所见的，一个人一个人分别说给你，我只将她们融合成一个 Sketch（编者注：速写；素描）给你看——这就是我的惊异的型，就是我所谓艺术的女子的型。但我的眼光究竟太狭了！我的眼光究竟太狭了！

在女人的聚会里，有时也有一种温柔的空气；但只是笼统的空气，没有详细的节目。所以这是要由远观而鉴赏的，与个别的看法不同；若近观时，那笼统的空气也许会消失了的。说起这艺术的“女人的聚会”，我却想起数年前的事了，云烟一般，好惹人怅惘的。在 P 城一个礼拜日的早晨，我到一所宏大的教堂里去做礼拜；听说那边女人多，我是礼拜女人去的。那教堂是男女分坐的。我去的时候，女座还空着，似乎颇遥遥的：我的遐想便去充满了每个空座里。忽然眼睛有些花了。在薄薄的香泽当中，一群白上衣，黑背心，黑裙子的女人。默默地，远远地走进来了。我现在不曾看见上帝，却看见了带着翼子的这些安琪儿了！另一回在傍晚的湖上，暮霭四合的时候，一只插着小红花的游艇里，坐着八九个雪白雪白的白衣的姑娘；湖风舞弄着她们的衣裳，便成一片浑然的白。我想她们是湖之女神，以游戏三昧，暂现色相于人间的呢！第三回在湖中的一座桥上，淡月微云之下，倚着十来个，也是姑娘，朦朦胧胧地与月一齐白着。在抖荡的歌喉里，我又遇着月姊儿的化身了——这些是我所发现的又一型。

是的，艺术的女人，那是一种奇迹！

## 谈 女 人

苏青（1914—1982） 小说家、散文家、剧作家。著有长篇小说《结婚十年》，散文集《浣锦集》。

### 经典雅谈

女人与男人不同：男人是地位愈高，学问愈好，金钱愈多，则娶亲的机会也与此等成正比例；女人却必须成反比例。

许多男子都瞧不起女人，以为女人的智慧较差，因此只会玩玩而已。殊不知正当他自以为在玩她的时候，事实上却早已给她玩弄去了。没有一件桃色事件不是先由女人起意，或是由女人在临时予以承认的。世界上很少会有真正强奸的事件，所以发生者，无非是女人事后反悔了，利用法律规定，如此说说而已。

女人所说的话，恐怕难以可靠，因为虚伪是女人的本色。一个女人若不知虚伪，便将为人所不齿，甚而至于无以自存了。譬如说：性欲是人人有的，但是女人就决不肯承认。若是有一个女人敢自己承认，那给人家听起来还成什么话？

又如在装饰方面，女人知道用粉扑似的假乳房去填塞胸部，用硬邦邦的紧宽带去束细腰部，外面再加上一袭美丽的、适合假装过后的胸腹部尺寸的衣服来掩饰一切，这是女人的聪明处。愚笨的女人只知道暴露自己肉体的弱点，让两条满是牛瘟疤的手臂露在外面，而且要袒胸。不是显得头颈太粗，便是让人家瞧见皱缩枯干的皮肤了，真是糟糕！

女人是神秘的！神秘在什么地方，一半在假正经。一半在假不正经。譬如说：女人都欢喜坏的男人，表面上却佯嗔他太不老实，那时候若男子着真个奉命惟谨地老实起来了，女子却又大失所望，神色马上就不愉快起来，于是男人捉摸不定她的心思，以为女人真是变幻莫测了，其实这是他自己的愚蠢。又如以卖色情为职业的女人，都又不得不用过分的淫词荡态去挑拨男子，男子若真地以为这类女人有绝大刺激，这也是错误的。

有人说：女人要算堂子里的姑娘最规矩了，这话也有一部分理由。性的欲望是容易满足的，刺激过度了反而感到麻木，因此一个下流女人所企求的除钱以外其实还是精神安慰。而上流女人呢？饱暖则思，思亦不得结果，盖拉“夫”固所不能，送上门来又往往恐怕醉翁之意不在酒也。

这里又该说到婚姻问题了。女人与男人不同：男人是地位愈高，学问愈好，金钱愈多，则娶亲的机会也与此等成正比例；女人却必须成反比例。因为在性的方面，男人比女人忠实，男人只爱女人的青春美貌，而与其他的一切无关。

美貌是天生的，青春是短促的，不能靠人的努力去获得，甚至于愈努力愈糟糕，结果女人是吃亏了。女人只能听命于天，但天也未完全让女人受痛苦，唯一补救的办法，就是予她们以孩子。她们有了孩子，爱便有了着落，即遇种种缺陷与失望，也能勇敢地生活下去。

没有孩子的女人是可怜的，失去孩子的女人是凄惨的，但是失去总比从来没有过的好一些，因为前者还有甜蜜的回忆与渺茫的期待。

我不懂为什么许多女子会肯因讨好男人而自服药或动手术消灭自己



生育的机能，女子不大可能爱男人，她们只能爱着男子遗下的最微细的一个细胞——精子，利用它，她们于是造成了可爱的孩子，永远安慰她们的寂寞，永远填补她们的空虚，永远给予她们以生命之火。

女子不能爱男人，因为男人很少是忠实的，她们总必会恨他们。女人的爱情太缠绵。最初的缠绵会使男子留恋，愈到后来便愈使他们感到腻烦与厌恨了。因此许多女人都是歇斯底里的，终日在家里疑神疑鬼的，觉得丈夫一出门便是同别个女人去胡闹，回来得稍晚又疑心他会做下不正当的事。一方面心里恨他，一方面又放心不下他。甚而至于觉得每一个来访的女客都是引诱她男人来的，男客则又有引诱她丈夫出去为非作歹的嫌疑。

男人受不住这些麻烦与吵闹，终于不理她了，她便赶紧闹离婚，这便大概是虚荣心作祟，以为被遗弃乃可耻的事。这种歇斯底里症要等男人真的跑开了才能渐渐复原，因为女人此刻反死心塌地，横竖没有男人，便不怕别人侵夺我的，而只有我去侵占别人的了。

失恋的女人，同残废者心理一般，因缺陷而发生变态心理。瞎子拧起孩子来特别凶，即此一例。而拿破仑的好勇斗狠，也许与他的浑身生癣有关。一个痛苦着的女人更加容易嫉恨别人幸福，据一位绍兴老太太告诉我说：她的故乡有一个中年寡妇，每逢族中有男子归家时，她必涂脂抹粉，打扮得妖精似的向那家穿进穿出；到了夜里，又到人家窗外去偷听；听之不够，还要把窗纸戳个小洞，以便窥视。

于是在窗外站得久了，愈听愈难过，只得自回家去，穿起白衣白裙，披散头发，在房中焚香跪拜，口口声声咒骂神道太不公平，别人家女人分明轻狂，却仍让她夫妇团聚，像我这样从来没有做过恶事的，却要鸳鸯拆开。一面诉说，一面叩头如捣蒜，直到天明，额上乌青一大块都是了。

还有一种老处女，她们的变态心理是别人都知道的，她们自己却不知道。这不知道的原因，是她们听了别人虚伪的宣传，以为性爱是猥褻的，自己则是纯洁非凡。殊不知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，天然的趋势